

# 学医杂语

## ——与陈国权老师侍诊随笔

□ 饶智欢 （湖北中医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1）

关键词 药食同源 节气 治本 中西医结合

时风自由，其人任性，小子不才，学医三载，竟无所成。不精国医，不通西术，些许小疾，尚难自理。然则心性笔直，有所想必有所言，斗胆妄陈，望吾师见谅。所言虽妄，亦无心哗众取宠，悉发心中几点小悟耳。

### 1 多而不精

时下饮食，多而不精，时人只顾一时口舌之快，全不思食之何用，物之相配否，量之多寡，人需多少及至食之利否，全无章法。喜观《大长今》，常私下面赤，朝鲜学我中华之术，皆为已用，而我国人多废而不用。“药食同源”，本为国人先祖遗训，然则今之国术传承者，有几人用之？余闻粤人多食药膳，喜；又闻其人多用同一厚味药膳，忧。其人知用药食，喜；其

人只求口舌之快，不知变通，忧。无论喜忧，皆非余之能力所及耳。然食疗之效，余曾亲见耳。余之外祖母，行年六十有八，忽一日问吾父道：“为何近日多食、多饮反瘦乎？”父惊，乃察，言其脉芤，浮大中空。再问之，言小便凝结如胶，不溶于水，洗之不去。父曰“消渴”耳。遂治以滋阴消食，补益脾肾之药草，另蒸鹅作汤，同进，效果甚佳。余闻乡医言消渴者忌肥甘滋腻，今见其效，不解。父言：“其人虚重于实，不可过攻，其病虽实更虚，宜以补为攻，不可全听他人之言”。

余之知国医又几何？学医三载，既研国医，又学西术，兼学政治，尚学礼仪。稚子心性未去，童心未灭，常私下玩耍，蹉跎时光。时值今日，几无所知，惟学过矣。

尝有幸见识乡医救人，或立乎脉诊，或偏重祖方。余曾偷窥一二，全无章法，仍无用途。今幸蒙陈师讲授《金匱要略》，不拘泥于经典，细陈其中缘由，使开吾窍，知五脏之传，明五行之变；辨证论治之法，略晓一二。然，余之技艺不精，经书不熟，阅历不广，即知之也杂而无章，多而不精，于救人全无用处，终无所成耳。

### 2 用药有信

余所谓信，于医德有信，于世人有信，不偏不倚，恰中病所，不计贵贱，为需所用。

今有幸，蒙陈师赐教，随其坐诊。师如帅坐营中，冷静沉着，廖廖数语，镇定自若，点兵遣将，不理环境狭促，众人嘈杂，毫无慌乱之色，自顾应对，如入无人之

境。余等恰青年之时，亦昏沉脑胀，慌乱无措。此等境界，非余可企及。慎思师之用药，余以为至信。病人体虚需用参者，陈师细辨其症，阴虚者用北沙参，气虚者用党参，非照搬经典，以人参概论之。学术之精，非余等所能及之耳。

坐诊之日，时近小雪，气候仍温燥不寒，恰有肺燥病人，头晕乏力，鼻腔干燥，咽痛不适。方用清燥救肺汤加减。原方适用秋燥伤肺之重症，然此病人肺燥已成，兼夹它症，此时节气已过立冬，虽燥不盛，故减桑叶。另加它药以顾护周全。另有心悸者，属心阴血虚之证，述心慌两年，减轻一年，近来遇寒加重。陈师用炙甘草汤加味。方中有丹参、炒谷麦芽，余度其用意，非调理气血，顾护脾胃耳？此人年已五十有三，气血本自不调，时近小雪，虽燥而早晚乃冷，最易饮食不化，累及心上，更加重心悸。故吾师加用丹参、炒谷麦芽。用药之精，非多年实践而不可达耳。

### 3 治病治根

陈师医术精湛，经验丰富，从

(上接第 29 页)

为医生尽早设法帮助黎某早生贵子，乃为上策。难能可贵！此风宜大涨，否则，出于蓝的青怎么能胜于蓝？

### 5 感悟到中西医结合的弊端

文中指出中西医“二术根基各异，用法、行事大异小同……”更指出“今之世人，多疑国医，……既不信，何以能用；既不用，何以

医三十六年。晚辈斗胆，畅言心中所思，望不与计较。

随诊之时，有一黎姓女子，言无不适，惟睡不多。问之，乃知其已小产二胎（其夫外出公干），常夜不欲眠。身体素虚弱，睡少无梦。吾师断其为思虑过度，心脾两虚之证，方用归脾汤加味。余以为益气补血，健脾养心之法，治标不治本。

非察证不明，非辨证不清，非用方不对，非用药不精。此人所需治者，非不欲眠，乃是为思所累。余乃学生，尝为考试寝食难安，亦有因成绩未出而昼夜不眠，非药石可治。考试一过，成绩一出，自当愈矣。今黎连失二子，自言年华已逝，青春不再，非不为无子而忧乎？故余以为其有心病，非药石可断根，助其生一子方可愈。

### 4 中西医结合

每言及此处，总以为言之渺茫。茫然之间，自觉不可能触及，

不可知晓。虽西方先知言说可行，东方医者为之圆说，但余仍感茫然不见路径。明知此乃大势所趋，时下潮流，医者互助之道，然事果如此乎？药草之用，非小小仪器可测；西术之法，非国医尽能细说；二术根基各异，用法、行事大异小同。虽有合作，各为牵强之作。二者各有千秋，互不能取而代之，可相辅相成。如何相辅相成？古人有言，用人不疑，疑人不用。对医学也应如此。今之世人，多疑国医，以为其用药，质不净，量不准，其术艰涩难施，多为巫言蛊术。……无视我中华三千余年，无以数计之先人呕心沥血之作，自顾用西术妄加评判、修改。扪心自问，有几人真得国术之精髓，学贯中西医？若能精其一二者，已是万幸！既不知，何以妄言；既不信，何以能用；既不用，何以相辅？

上述种种，乃无名小辈之妄言，不知其中细末，惟一吐心中几点小悟，或对或错，再乞见谅！

相辅？”去年年底前，一位中西医结合的权威人士在武汉市中西医结合医院讲：西医院校培养的学生不懂中医，中医院校培养的学生不懂西医，故五十年来中西医结合没有取得像样的成果（据《楚天都市报》）。其所言极是！但中医院校毕业的学生倒是学了不少西医。西医课程几乎占去了全部学时的半壁江山。因此，说中医院校是中医西化

的源头是并不为过的。即令都懂，谁又能“有机”地结合呢？

鉴于饶智欢同学“杂语”中所涉多数问题有一定普遍性，特写如此感言，借《中医药通报》一隅发表，以期解决中医教育中所存在的诸多老大难问题，促进中医教育尽早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，培养出一批批真正为老百姓所欢迎的、急需的、名符其实的中医！